

魏
書

庫 文 閣 内			
三 函	二 冊	二 三 〇 號	漢 書 類

庫 文 閣 内			
三 函	五 冊	二 三 〇 號	漢 書 類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2130
冊 數	240 (134)
函 號	282 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八

朱瑞

北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滹縣令父惠字僧生
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

淺黃

氏圖

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朱榮引爲其府戶曹參軍又爲大行臺郎中甚爲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腹心之寄錄前後勲封陽邑縣開國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父憂正及元顥內逼瑞啟勸北幸乃從駕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國公增邑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陵郡開國公而善處朝廷之間莊帝亦賞遇之曾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朱榮死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朱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異忿恨更止四十九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謚曰恭穆

子孟胤襲封齊受禪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錄事參軍卒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爲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涇陽縣開

國男食邑二百戶累遷中軍將軍祿大夫與瑞同遇害太昌初

贈滄州刺史

騰弟慶賓卒於光祿大夫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曾祖鑰石世祖末從駕至瓜步
賜爵臨江伯父億彌襲祖爵高祖時越騎校尉延慶少便弓馬有
膽力正光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後隨余朱榮入洛仍從
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婿也榮親遇之葛榮既擒除使持
節無軍將軍光祿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
永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除恒州刺史普
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
驃騎

督兼

甲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大都
督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

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
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
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
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
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
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
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
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頸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
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爲恒雲燕朔
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
刺史餘如故與余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余朱仲遠
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從王於

并州後赴洛出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延慶既余朱親昵又黨於權
佞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廩陶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
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余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
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
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及肅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
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戶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余
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椿
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
縣轉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余朱榮
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悅爲魏王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

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歸悅悅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
軍領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萬戶又爲大
行臺前驅都督會余朱兆入洛椿復率所部背悅歸兆余朱世隆
之立前廢帝也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一千
五百戶尋加開府時椿父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已階
以贈之自襄城將軍超贈中騎將軍恒州刺史尋知其父猶在詔
復椿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楊州刺史世隆之厚椿也如此椿
與余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余朱兆與度律等相疑
遁還語在兆傳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
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余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
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余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

顯智等率數百騎襲余朱世隆彥伯兄弟斬於闔闔門外椿入洛
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余朱約為兄弟今
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
律天光送於齊獻武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
洛頓於邙山余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而至獻武
王責寧等曰汝自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
徐為逆汝為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事人
則無信犬馬尚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遂斬之椿自以數為反
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
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
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為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
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

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椿臨關
焉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譖說既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勒
兵河橋令椿為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
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刺史竇
泰擊破之椿懼已不免復啟出帝假說遊聲以劫協帝信之遂入
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滑多事好亂樂禍于時箇朝野莫不讎疾之
元壽尋為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
初為別將防守蒲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為賊攻圍顯度拒守
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為余
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閣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
東將軍隨余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

縣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史余朱榮之死也顯度情不自安南奔蕭衍衍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余朱度律等北拒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眾先據河橋誅余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歿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謐等逆靈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元從僕射領直齋蕭衍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爲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爲都督隸太宰上黨

王天穆征邢杲臨陳流矢中胸仍戰不已元顥入洛仍隨天穆渡河朝莊帝於河內與余朱兆同先渡河破顥軍以勲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邑三百戶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余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余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祿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通前一千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時趙脩巡起逆荆州蕭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效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假驃騎大將軍荆州大都督進爵爲公將發會荆州斬送脩巡首不行又

從余朱度律北拒義旗合余朱兆於陽平兆與度律自相疑阻退
還除驃騎大將軍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
誅余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出帝初除
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民害
出帝徵還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
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還洛天平初赴晉陽
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祕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
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子鵠值北鎮
擾亂南至并州余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叅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
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

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爲行臺郎中行上
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
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尅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
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
胡率服元顥入洛薛脩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
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
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討
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
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
余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
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
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及

今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母
在晉陽啟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
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
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敕資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介朱兆入洛
乃渡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
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糧
仗元曄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
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荊州詔子鵠通三鵠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
廢帝聞其在洛無它凶費不周資絹四百匹粟五百石以本官起
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
介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衍遣元樹入寇陷據
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
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
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
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摧衄遂
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分兵擊衍苞州然州宕州
大澗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
人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
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
師出帝賚馬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
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蕭衍衍資其兵偷據膠州除
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雋討之師達青州翔
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竟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
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

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
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爲逆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
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膠
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城久不拔昭
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徵
齎璽書勞子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尙遐選充北防家於武川以窺覘
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城男爲本鎮軍主父度拔襲爵正光
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懷朔鎮
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爲賊所害孝昌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
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勝便弓馬有
武幹淵厚待之表爲強弩將軍充帳內軍王恒州陷歸尙朱榮轉

積射將軍爲別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之勳封易陽縣開
國伯邑四百戶除直閣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
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爲大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
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三百赴行宮於河梁榮命勝與尙朱兆先
渡破擒顥息寇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功增邑六百
戶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改封
真定縣開國公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尙朱榮之死也勝與田
怙等奔走榮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怙等議卽攻門勝止之
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
出城更爲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甚嘉之仲遠
逼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爲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
以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

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普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共余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余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太昌初拜領軍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將謀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衆關西仍欲廣爲勢援除勝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荊州刺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廷成尅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庫戔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鄱陽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不尅乃班師沔北盪爲丘墟矣衍書救續云賀拔勝北開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

統衆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祈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懼復走荊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爲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明年從問道投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歿於賊中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爲太學生長以弓馬爲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衆大駭後歸恒州廣陽王淵以爲帳內軍主表爲彊弩將軍州陷投余朱榮榮以爲別將進爲都督永安初除安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鄉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軍西道都督隸余朱天光爲左廂大都督討万俟醜奴天光先

知岳喜得同行每事論訪尋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屆
長安榮遣岳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
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剋
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
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
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徃復數返菩薩乃自橋令省事
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
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
分置精騎四五十以爲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
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
騎旣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使馳馬
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
十餘里依橫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渡
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
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
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其有土民普皆勞遣醜奴尋棄岐
州北走安定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機長貴擒醜奴蕭寶夤王
慶雲万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余朱天光傳天光雖爲元帥而
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戶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
岳都督涇北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公改
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暉立除驃騎大將軍增
邑五百戶餘如故普泰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
岐州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俄兼尚書左僕射隴
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

討平二年加岳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西
行臺餘如故及朱天光率眾赴洛將抗齊獻武王岳與侯莫陳
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
增邑千戶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幽四梁二益巴二
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
步趣涇州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身將壯勇
託以牧馬於原北招方侯受洛干等并遠近州鎮聚結者靈州刺
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為州彼民不從
擊破季海部下獨聽季海闕五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
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聞渴波隘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
既總大眾據制關右憑疆憍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
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為計時岳遣悅先行悅乃
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
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下收岳
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太保錄尚書事都督刺史
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為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
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遂歸朱榮榮引為都督府長流參軍稍
遷大都督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栢人縣開國侯
邑五百戶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為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
如故西伐尅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鄯州刺
史餘如故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暉立除車騎大將軍渭
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戶及天光向洛使悅行
華州事普泰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

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至雍州會介朱覆敗永熙
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
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稟意旨
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
入隴止永洛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遣追夏州刺史宇文
文黑獺黑獺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
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遙望見
悅欲待明日決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
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固有教欲
還秦州守以拒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給悅帳下云儀同欲還秦
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爲實以次相驚人情惶惑不可復止皆散
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據門以慰輔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
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逃走
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
之後恐有人所見乃於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
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先謀殺
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
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僅睡卽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我不
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鎮饑亂淵隨杜洛
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介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苦褐榮
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爲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孝莊
卽位除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邑四百戶後從榮討葛榮於滏
口戰功尤多榮啟淵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

長等有衆數萬屯據薊城余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其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集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勲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尋詔淵以本將軍爲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及余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擊之爲淵所敗會元暉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徑淵又擊破之暉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戶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余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旣敗走淵降齊獻武王後從王破余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出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旣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尅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遣淵書曰卿勿以部

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
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遲始歸其部
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郡尅之置部曲
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
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餽糧者首尾相繼淵親
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
今已走還城汝何為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糧奔走比曉復謂行人
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知侯公竟在何處
城人兇懼遂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
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也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
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
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瓌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詔以惑
達南青州南境為賣漿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沒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
斯椿姦佞為心讒忒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
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筭
竟以殲滅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劔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
滅自取之也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慕儁
山偉
劉仁之
字文忠之
慕儁字擲顯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儁莊帝時
任累遷為滄州刺史甚為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余朱世隆等
謀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余
不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剪今將翼戴親賢以昌魏
曆謹上稷允愜天人中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王之
意必須深遠明品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入謀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慕儁

山偉

劉仁之

字文忠之

慕儁字擲顯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儁莊帝時
任累遷為滄州刺史甚為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余朱世隆等
謀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余
不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剪今將翼戴親賢以昌魏
曆謹上稷允愜天人中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王之
意必須深遠明品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入謀

察之雖爲余朱扶載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時黃門侍郎崔俊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爲主不能紹宣魏網布德天下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邕魏蘭根等固執凌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言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勲貴排儁騶列倒儁忿昇於色自人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斛斯椿之擢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儁申釋儁辭屈而退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氍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文貞

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强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强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稚之營陵令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獵文史稚之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擢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需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義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勲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贊父德美义素不識偉訪待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之义

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
元順領選表薦為諫議大夫余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
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表昇屯田
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兵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
一尼聖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
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
除安東將軍祕書監仍著作初余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
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
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
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諡曰文貞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
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其儔及厚等諂說上黨王天
穆及余朱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儔
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
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
由也外示沉厚內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
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為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
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
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長子昂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於洛父余頭在外戚傳
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真章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
為御史前廢帝時兼黃門侍郎深為余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為
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兗州

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
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粗飯
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嘗塗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
中或搗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示已高明矜物無知淺識
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
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股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
武王人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
楚吏民苦之而心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
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入居
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公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獵涉
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
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字後敕修國史元象初兼通
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蕭衍武定初爲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
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
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旣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
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旣失官爵怏怏發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
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爲衛將軍荊州刺史頃之
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
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
好射獵以示威武余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修延以琰之莊帝外
戚誣琰之規奔蕭衍襲州城遂被囚執修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
斬修延還推琰之釐州任出帝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
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薨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
史謚曰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
所訪質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
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
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閒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
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冀見異聞心之所願是
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强
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輯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恒就
琰之辨析自以爲不及也

二子剛惠並從出帝入關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太祖定
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并州刺史祖疑字元達以從征
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
行位中書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
二爲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
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燈讀書以衣被蔽
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
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

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
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
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
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
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
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
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高祖顧謂勰曰蕭贖以王元
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
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表與祖洛中翩翩
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即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
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能風彭城王勰甚嗟其
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爲誦悲
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
卽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
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
退謂瑩曰卽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爲冀州鎮
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
書左戶部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
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
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寘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
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
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爲殿
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尔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
正如故以參議律曆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前廢帝遷車

騎將軍初莊帝末余未兆入洛軍人焚燒樂署鍾石管絃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事在樂志遷車騎大將軍及出帝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獻武王因召瑩議之以功遷儀同三司進爵爲伯薨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爲已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衣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

子珽字孝徵襲

常景字永昌河內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文思雅好文章延尉公孫長舉爲律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旣而用之後爲門下錄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世宗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私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以景所造爲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闕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

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禮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與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又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謬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卽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帶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烟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沈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讚楊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其年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

令甚有惠政民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肅宗以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爲美是年九月蠕蠕王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惠建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媵妻給其資宅總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瓮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衍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

淮王或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
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
寅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出
討詔景詣軍宜旨勞問還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
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
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
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彊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
爲之今求權發爲兵肅宗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
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險路
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
白巒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
結洛周有衆二萬餘洛自松岬赴賊譚勅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
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
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
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等四州行臺賊旣南出鈔掠薊城景命
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
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
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
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
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
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復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
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
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
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

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歷至是賜爵高陽子元
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
賓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
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
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
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
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才整每謂曰卿清
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餒
於柏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刀雙司馬彥邕李諧
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景匹馬
從駕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
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
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曰几
杖爲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歷
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
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
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
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
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益高
不敢不跼謂地益厚不敢不踏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乃惕焉而
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
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旃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
俯測厚地岳峻川溟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墮故
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充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

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擗之弗得賒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於
 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
 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愈迫正立而邪愈欺安有位極而
 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凋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
 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蹈改
 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
 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
 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
 雖盈而戒冲通而慮滯以知命為遐齡以樂天為大惠以戢智而
 從時以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以決矣猶夜則思
 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
 小無毀無器而怡言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各與天壤相敝
 鬻競無侵優遊獨逝夫如是故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
 頤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惑者見居高
 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已欲專道以邀聲夫去
 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宜慮危然後安可固豈遐道之所全
 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
 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
 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凋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僣侈
 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
 誘其情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明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
 陳若然者雖糜爵帝扁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
 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福祿交
 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沈骨於幽靈

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

昶弟彪之永安中行司空參軍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鬱為邦彥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道藹可稱尚哉

魏書卷八十三上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賀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閻毗

馮熙

李峻

李惠

夫右賢左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

西州中鳳章氏圖印

氏爲佐周成大業未聞奴姓爲輔及於漢世外戚尤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乃至移其鼎壘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爲誠明帝尚封頑駭晉之楊駿尋至夷宗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藹犢引大車弱質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動或緣恩澤咸序其迹舉外親之盛衰云爾

賀訥代人太祖之元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爲君長四方附國者數十部祖統始有勲於國尚平文女父野十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太祖及衛秦二土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於是太祖遷居獨孤部訥總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寧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作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之謀逆太祖聞之輕騎北歸訥見太祖驚喜拜曰官家復國之後當念老臣太祖笑答曰誠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弟滌干熾暴忘太祖常圖爲逆舅爲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滌干不得肆其禍心於是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太祖爲王滌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帝大國之世孫興復先業於我國中之福常相持獎立繼統勲汝尚異議豈是臣節遂與諸人勸進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太祖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鞬征訥訥告急請降太祖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于慕容垂垂以訥爲歸善王滌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滌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滌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太祖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太祖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

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太祖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太祖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太祖遣使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太祖敕儀去鄴盧亦引歸太祖以盧為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為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沒

訥從父弟悅初太祖之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太祖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太祖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

子泥襲爵後降為肥如侯太祖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太宗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世祖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為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預焉又征蠕蠕為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為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為外都大官復本爵卒於官

子醜建襲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眷為北部大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為意後庫仁子顯殺眷而代立又謀逆及太祖即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羅辰率騎奔太祖顯恃部眾之彊每謀為逆羅辰輒先聞奏以此特蒙寵念尋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前後勳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

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

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

子余頭位魏昌慶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自有傳

姚黃眉姚興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間來歸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隸戶二百世祖即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世祖悼惜之故贈有加禮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泰常中為相州別駕奉使京師時以法禁不得與后通問始光中世祖思念舅氏以超為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數年其第賞賜巨萬神麤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年超為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王

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為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

道生弟鳳皇襲超爵加侍中持進世祖追思超不已欲以鳳皇為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庭乃止

鳳皇弟道儁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

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為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

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胤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高宗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道儁遺愛在人前從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

魏書八十一
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

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代人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初后少孤無父兄近親唯迷以從父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公

閻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時自其國來降毗卽恭皇后之兄也皇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毗爲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爲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並加侍中進爵爲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當世榮之和平二年追謚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

東王妃

子惠襲紇薨贈司空

子豆後賜名莊太和初立三長以莊爲定戶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爲七兵尚書卒

紇弟滌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是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旣卽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東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爲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苻堅扶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遼西蘭公渤海太守澄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喜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爲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

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
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爲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賭奉
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賭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
等薄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賭而黜英太后曰英爲長兄
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賭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
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爲平州刺史訢爲幽州刺史
伯夫進爵范陽公英贖貨徙燉煌諸常自與公及闕至是皆以親
疏受爵賜田宅時爲隆盛後伯夫爲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
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
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
者異之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爲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
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許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
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
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
高祖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以喜子振
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文通語在海夷傳
世祖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
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
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
至氏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氏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
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
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
姑先入掖庭爲始祖左昭儀妹爲高宗文成帝后卽文明太后也

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恭宗
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顯祖卽
位爲太傅累拜內都大官高祖卽位文明太后臨朝王公貴人登
進者衆高祖乃承旨皇太后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
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爲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
明太后亦以爲然於是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
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
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
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
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在諸州營塔寺
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
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頗
登北邙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熙爲州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
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後求入朝授內都大
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
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聽
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高祖納其女爲后曰白虎通
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
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旣許通體之一用開
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旣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
輟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
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
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
望車駕亦數臨幸焉將遷洛高祖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歔流涕

密敕宕昌公王遇曰太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總服詔有司豫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敕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洛七里澗高祖服衰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王生二子誕脩

誕字思政脩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歲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故兄弟並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高祖立於庭遙受其拜旣訖還室脩降爲侯誕與脩雖並長宮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高祖嚴責之至於楚極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高祖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高祖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黠爲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高祖引管蔡事皆不許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高祖旣深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啟將拜又爲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

師十八年高祖謂其無師傅獎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
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待從高祖日省問醫藥備加時高祖銳意
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
已憊然彊坐視高祖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高祖嗚咽
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高祖哀不
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高祖乃輕駕
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撫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
絕從者亦迭舉音明告蕭鸞鍾離戍主蕭惠休惠休遣其太守奉
慰詔求棺于城中及斂迭舉高祖以所服衣帽充襚親自臨視撤
樂去膳宣敕六軍止臨江之駕高祖親北度慟哭極哀詔侍臣一
人兼大鴻臚送柩至京禮物輜儀徐州備造陵兆塋事下洛候設
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
以供塋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
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
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
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迹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
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爲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
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詔曰馮大司馬已就塋塋永潛幽室宿
草之哭何能忘之遂親臨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
朱衣服單衣介幘陪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
貞厚有禮度產二男長子穆

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愉封改扶風郡公尚高祖女順陽長公
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
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

笑自若爲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

子罔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

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

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

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爲

長樂百姓世宗時卒於河南尹

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闈寵倖二兄高祖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况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爲太保誕司

惠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爲謀正伏誅惟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祖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罹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伯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與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旣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並去軍號高祖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於禁中及世宗寵隆外家並居顯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末

特詔與祖為中山太守王始初詔追崇惠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察謚法武而不遂
曰莊謚曰莊公與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為
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為博陵郡公侃晞為莊帝所
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介朱榮之晞與魯安等持刀
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蕭衍

與鳳子及及弟之平計以兵對鳳出太味十二年高祖誅羅
受答何問派贊輜臣鳳云其樂不揮鳳為結生其精對鳳弟首念
與鳳子及及弟之平計以兵對鳳出太味十二年高祖誅羅
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廢
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為盛必衰也

李峻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劉義隆濟陰太守
高宗遣問使諭之峻與五弟誕疑雅白永等前後歸京師拜峻鎮
西將軍涇州刺史頓丘公雅疑誕等皆封公位顯後進峻爵為王
徵為太宰薨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
左將軍南郡公初世祖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世
祖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
氏以是而出是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左僕射卒
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
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

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
大將惠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
命綱紀斷之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
竹彈兩燕旣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
彼去者旣輕楚痛理無留心羣下伏其聰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
釋重檐息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
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以爲戲言咸無答者
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寶矣使爭者視
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
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
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
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

魏書卷八十三下

魏書卷八十三下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下

高肇

于勁

胡國珍

李延寔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脩人五世祖顧晉
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修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
內冀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
賜奴婢牛馬絲帛遂納颺女是爲文昭皇后生世宗颺卒景明初
世宗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
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

又詔賜嫡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能世宗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旣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防衛諸王始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命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已又嘗與清河王暉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忿譁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旣立愈見寵信肇旣當衡軸每事任已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作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快快形乎辭色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其年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魏深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世宗崩赦罷征軍肅宗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哀愕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瀝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衰服號哭昇太極殿奉喪

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
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寃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
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
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又云刑書未及便至自
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厠門出其
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
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出帝贈使持節侍中中
外諸軍事太師太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无愉別將有功當
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
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皆清能
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

肇長兄琨早卒襲颺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
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卽世宗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
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出
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
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喪主尋卒無後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
謚曰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納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
年立爲皇后二年八座奏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卽肇也

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早卒

于勁字鍾葵太尉拔之子頗有武略以功臣子又以功績位沃野

鎮將賜爵富昌子拜征虜將軍世宗納其女爲后封太原郡公妻
劉氏爲章武郡君後拜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
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
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
余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
南道行臺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

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卒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逵平北府諮

議參軍父周赫連伯平給事黃門侍郎世祖克統萬淵以降款之

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
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選入掖庭生肅宗卽靈太后也肅宗踐阼

以國珍爲光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甲第賜

帛布綿穀奴婢車馬牛甚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置

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重親賢羣矚宜出

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可乃令入決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

侍中如故賞賜累萬又賜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疋男女姊妹兄

弟各有差皆極豐贍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

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齋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

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

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尋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

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

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
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肅宗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
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
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
等奏案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
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
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
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
平郡君元又妻拜爲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
祥妻長安縣公主卽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
時事齋潔自彊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
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閭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象殿
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一日薨年八十
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
萬蠟千斤大馮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
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
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
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之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
修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治天下以萬人之心勿視
大臣面也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
此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爲言始國珍
欲就祖父西塋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塋有終洛之心崔光
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爲歸長安國珍言當
陪塋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昏忽太

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
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
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
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
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
鼓吹輜輶車謚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
祖父兄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
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塋贈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
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
僧洗爲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

祥字元吉襲封故事而襲例皆減邑唯祥獨符全封趙平君薨給
東園祕器備宗服小功服舉哀於東堂靈太后服齊衰墓於太

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東平郡
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

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
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太師太尉
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真

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歧涇二州
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爲清河王竇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
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父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
等謀殺父事發又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爲吏部郎
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詭多不預
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

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

子長粲

李延寔字禧隴西人尚書僕射冲之長子性溫良少爲太子舍人世宗初襲父爵清泉縣侯累遷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卽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余朱兆入洛乘輿幽繫以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出帝初歸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

長子彧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任俠交遊

輕薄無行余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靜初以罪棄市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斃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平信
常史
劉徽之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徽

刁冲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羣兇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彊蓬華鴻生碩儒之輩袍器晦已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十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爲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意在茲乎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太宗世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顯祖太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關歷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

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
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
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
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
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
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
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永熙中
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廙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
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遷
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旣平儒業
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書詩
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閒行
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
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今舉
其知名者附例於後云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純和篤
信行無擇善國初爲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
夫命授諸皇子經書太宗卽祚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後出爲
雁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子弼早卒

弼子恭襲降爲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爲監國醜以篤學
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
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河內太守延和二年冬卒闕初中山襲爵太

和中以老疾自免

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晉祕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勤于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嶮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解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旱子出爲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爲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

子不故爲非

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常侍高麗使後出爲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仲慮弟仲繼學尚有父風善倉雅林說太和申官至侍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劭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郎出爲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年雖羈旅貧窘而著述不倦恒時相請屈與論語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爲李訢所排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二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碎職後爲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宦恒耽讀誦
研綜經籍鉤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
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好
事者覽之咸以爲善焉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微爲中書博士
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
免饑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秘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祐北平陽
蝦河東裴定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
短長然俱爲稱職並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卽劉
彧將軍王玄謨舅子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
衰植杖巡舍則則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娶故仕聘獨碎不
得及其門流恒婦弟鄧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每以爲言恒曰此
輩曾是衰頹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
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
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恒爲祕書令而恒固請爲
郡未授而卒時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子壽昌太和初祕書令史稍遷荊州征虜府錄事參軍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驤之八世孫祖刃仕慕容
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髻亂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
與俗不羣愛翫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
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
赴京時祕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
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

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
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內豈東向望夫宋本作兒哉奇
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眾辱奇或
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
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
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
各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侍
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既
惡之遂不復叙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儼溫古籍嘉其遠致
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
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
孝經焚于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
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推製昭皇太后
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
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
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
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
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
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擊破而歎曰
吾不度來年冬李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
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
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
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懌稱美之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
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彊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爽與元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五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

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
不事王侯獨守閒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爲儒林先生年
六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別有
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
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
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
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歎醜有
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
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
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
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屣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
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
未悟見旱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束脩不
易受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
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
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其
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
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
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
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
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
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

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并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

放古幼有人才爲州從事早亡

爰古參古並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

張吾貴字英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銓受禮牛天祐受易銓祐粗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卽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爲我一說闌遂爲講三句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日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齋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侯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

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
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
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
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隋羅自言六世祖道恭爲晉
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五粗通詩書及
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
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
監高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
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貴於太樂
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間閭命惠蔚與彪抗
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遊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

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
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
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旣登龍門而孫
蔚猶沈涓澮朕常以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豐通塞無孜孜之望
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高
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禘
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旣改昭穆以次而易兼
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
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
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
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
屈彈事遂寢世宗卽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

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
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
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
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
儉易良禮樂之道爰彖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
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
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
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
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
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
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單厠班祕省忝官承乏
惟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
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
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
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
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旣多
章篇紕繆當非三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
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
書大集詔許之又兼黃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黃門久之正黃
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
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
封棗彊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肅宗初出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
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
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

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
謚曰戴子伯禮襲封

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
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子產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
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
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
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
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
謂遵明日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
意終恐無成遵明日吾今始知其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
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
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
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
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益寡久之乃
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
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
風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
於任城以兗州有舊因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
無禮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
至民間為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
常侍李業與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
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

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
乘雕鏤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
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
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
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跣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
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
好士愛客尊賢罷吏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
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
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
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
險至誠高節堙沒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
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吳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
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况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
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
親承顧盼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上誼幄座特
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
若宸鑒昭回曲垂矜抹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徵身長
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
秋周易就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
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徵
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
四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爲司空司徒引徵爲長
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爲倉曹參軍出爲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

爲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
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亨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
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誠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
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徵出州入卿匪唯學
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爲之啟請焉永安初加平
東將軍尋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散
騎常侍都督湘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
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子仲耀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刁冲字文朗勃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孫十三而孤孝慕
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
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
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
已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情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
經偏修鄭說陰陽圖韓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闢綜當世服其
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冲應機解辯無不祛其惑
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冲爲功曹主簿非所好
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
有數百冲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彊禦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
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
王懌覽而歎息先是冲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誠子孫稱古之葬者
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其有生則不能致養死
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蘧蔭裹尸保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折
衷旣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今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

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轎車止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盟器雜物及冲祖遵將卒救其子孫令奉雍遺音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冲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冲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冲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冲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

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不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旣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元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普

秦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
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與和中補齊王開府
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
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愔每論諸經論輒託景
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
人負臯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
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
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
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
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勅同軌論難音韻閑
明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勅

祭酒劉歆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
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
執經深爲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
蕭衍衍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
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
爲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加禮每旦
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說解四時恒介不以爲倦
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贈襚
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
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
覽異說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

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覺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尤長算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為之屈後為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歐歷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歷上之於時屯騎校尉張洪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歷世宗詔令其為一歷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為主成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歷志累遷奉朝請臨淮王彧征蠻引為騎兵參軍後廣陵王淵北征復為外兵參軍業興以殷歷甲寅黃帝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修之各

為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勅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安二年以前造歷之勲賜爵長子伯遭憂解任尋起復本官元暉之竊號也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業興仍在通直加寧朔將軍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失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郎仍以典儀之勤特賞一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出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子昇竇瑗為擬句後入為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今鄴都雖舊基址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方門千戶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

參古雜今折中爲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申奏取定庶
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天平二年除鎮南將軍尋爲侍讀於
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將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
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參其事四年與兼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
盧元明使蕭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
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北間郊丘異所是用鄭義
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异曰若然女
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
用王義除禪應同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禪用二十七月也异
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
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止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之
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
卿欽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盾异曰若然
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
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
异不答蕭衍親問業興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
興曰少爲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問詩周南王者
之風繫之周公邵南仁賢之風繫之邵公何名爲繫業興對曰鄭
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邵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
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鄆分其故地屬之二公名爲繫
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二公業興曰文王爲諸侯
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
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五飛龍初可名爲虎問
意小乖業興對學識膚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

文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是夏正月衍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衍又問堯時以何月爲正業興對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不託音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業興對孔子卽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衍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旣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万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玄學何敢輒酬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罷議事省詔右僕射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議定五禮興和初又爲甲子元歷時見施用復預議麟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三年出除太原太守齊獻武王彞出征討時有顧訪五年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基歷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還以巳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於今歷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六業興愛好墳籍

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万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好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參軍

崇祖弟遵祖太昌中業興傳其長子伯以授之齊受禪例降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魏書卷八十五

魏書卷八十五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表躍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溫子昇

夫文之爲用其來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賢詰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

淡古勝 正和
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禍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為首稱東都之
下班張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
分途爭遠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
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
蹕曹丕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
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袁躍字景騰陳郡人尚書翻弟也博學雋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
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釋褐司空行參軍歷位尚書
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為博洽
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迭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
旨頗不盡禮躍為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
軍太傅清河王暉文學雅為暉所愛賞暉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

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沈有
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夫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
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受禪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
守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學
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
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
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繕草解音律五
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中山闕將之部朝賢
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瞻逸而有清麗之
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

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雋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封肅字元邕渤海人尚書回之兄子也早有文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太學博士脩起居注兼廷尉監爲還園賦其辭甚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爲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遂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儉不妄交遊唯與崔勵勵從兄鴻尤相親善所製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少卿虬長孫也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

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實莊帝之舅以太傳出除青州啟臧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交分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鎧曹參軍南討絳

蜀陳雙熾爲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
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
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出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爲
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爲謔
情賦其序略曰余攝養舛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湊疾雖桐
君上藥有時致效而草木下性實繁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
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遺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以託名
謔情寄之風謠矣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文多不載二年因內
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啟稱伯茂棄其本
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桒傍汗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
竟無坐伯茂先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
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
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
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
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
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泣一飲一酌曰裴中
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
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
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
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
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邢昕字子明河間人尚書巒弟偉之子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
學早有才情蕭寶寅以車騎大將軍開府計關中以子明爲東閣
祭酒委以文翰在軍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

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爲錄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旣而復徵時蕭衍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朝貢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旣有才藻兼長凡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慚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鬪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

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宛句因爲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兗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淵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舉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舉謂人曰朝來廢旌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行荊州事引

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
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
是還員正光未廣陽王淵為東北道行臺召為郎中軍國文翰皆
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啟答之敏速於淵
獨沈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
四十匹及淵為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
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
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建義初
為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
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
過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
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
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
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
師為隨我北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
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尅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
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
以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
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余
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
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赦榮不視之余朱兆入洛子昇懼禍
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
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
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

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王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
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
子昇足以陵顏轅謝舍任吐沈揚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
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
文襄王引子昇為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蕭
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為文襄
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
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
王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
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為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
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
以終致禍歟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史曰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才名其
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虵
可握天網俱頓竝編緝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
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比百士子可不務乎

乞天保

系直德

貴各生

易引

問元明

是悉達

巨貴生

李相建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温牀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為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為目焉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温為楊難當司馬初符氏亂琰為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餽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與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救留輕糶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合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即令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為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無期乃絕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應弟昉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稚慮身

魏書八十六
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顯祖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兒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善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

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敕集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哭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

八十六
忌日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詣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荷氏
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
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
皇甫奴兄弟雖沈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
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
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
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
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餽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
喪私辦車牛送終塋所隣人孤貧窮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
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閭板贈悉
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塋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

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塋曾祖已
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
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
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
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
是乎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
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
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
太后詔表其門閭

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鬢髮墮落水漿不入口吐血數升詔表門

閭

倉跋榮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出帝詔標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小鳥素質墨眸形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堂前生艸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於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涪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史臣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敦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理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勸所得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之典歸亦歸而賦之矣
 如出榮譽之不非獎薄祖爵以首食土功散延親鄰封疆乘武王
 又之葬及其如谷其野一也散延葬如出公卿之辭辭斷錄以資
 蘇京思之意願亦多辭其心一無益上賢真自然之寶中肅育金
 史曰塞天賦而對四載皆非法而曰矣然則故婦葬婦之古絲
 亂代葬乎不曰具若莫不哀憐尚書聞奏其門閭
 葬墓罔避八哉師父墓穴數父拜跪掘且負土音師父二墓寒暑
 溽文恭太息平登人出甘為太平淵令平飢十十父母喪十文恭

魏書卷八十七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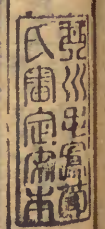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凡

張安祖

王閻

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
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之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鬱快激氣
之士亦何能若斯僉列之傳名節義云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舍
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
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掩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
賓工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
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回身背跋被袴後襠以辱之既見拘留
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遣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入和龍
入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
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豎
肆虐勇志壯厲不爲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
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
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世祖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
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
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
載及亡又衰經斂耐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
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
孟蘭彊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
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
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圍抱憲歸
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

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卽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
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袞袞蔬
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頽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
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
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
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
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
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爲內三郎顯祖暴崩提謂人曰聖王升遐安
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
敕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

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嗔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高祖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及于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旣受獻長生曰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囚之業此羅本在不降殺汝長生與于提嗔目厲聲責之曰汝能爲我臣則活如其不降殺汝長生與于提嗔目厲聲責之

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夷我寧爲魏鬼不爲汝臣至羅彌怒絕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降至羅乃給以肉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生河內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卽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總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中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頽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伯爲梁城戍將蕭衍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世宗褒美贈

樂陵太守謚曰忠

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胤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胤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奠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白駒城歸欵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肅宗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郟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劔文熾圍之蚪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擒之文熾攻小劔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欵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

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啟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蕭衍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塲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諭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剗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

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尸門巷棺斂無訖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斂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與四世同居魯郡蓋傳七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其門閭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柏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歿各立豈徒然哉

